

《周易》經傳與天文相關的兩處疑難字詞訓詁

肖 聖 中*

<目次>

I. 釋豐卦之“蓐”、“沛”、“沫”

II. 釋離卦之“明兩作”

I. 釋豐卦之“蓐”、“沛”、“沫”

六二：豐其蓐，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

九四：豐其蓐，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字訓大，歷來解家無二辭。孔穎達《正義》：“《象》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

以下，“蓐”、“沛”、“沫”三字，自是此三爻解釋之鑰，而歷來眾說紛紜。

《釋文》：“音部，王廙同，蒲戶反，王肅普苟反。《略例》云：‘大暗謂之蓐。’馬云：蓐，小也。鄭、薛作菩，云：小席。”黃焯案：《說文》無蓐字，鄭、薛作菩，《說文》：“菩，艸也。”蓐、菩皆借字，正當作“覆”¹⁾。

《集解》引虞翻曰：“日蔽雲中稱蓐。”又曰：“日在雲下稱沛，沛，不明也；沫，小星也。”又，本卦上六：“豐其屋，蓐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集解》引虞翻曰：“豐，大也。蓐，小也。”王弼于《周易略例·卦略》中引申說：“小暗謂之沛，大暗謂之蓐。”（《集解》引《九家易》：“大暗謂之沛”，與

* 武漢大學文學院 副教授

1) 黃焯，《經典釋文匯校》，中華書局，2006，第55頁。

此相異)王弼注曰：“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弼以為：“蔀，覆曖蔀光明之物也。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沫，微昧之明也。”這是指將屋造得大大的，復於屋外置棚以為蔭蔽。富貴人家不懂得藏富和韜晦，實為取禍之道，故嵇康《秋胡行》說：“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



今按，王弼以“蔀”為障蔽之物，其說是，但這只是籠統為說。“蔀”究為何種障蔽物，實有可考。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豐其蔀日中見斗”條以為即《考工記·輪人》之“蔀”、漢人著作中的“保斗”或“葆斗”²⁾，唯所論略嫌簡略，今試為申說之。

“蔀”字，馬王堆帛書本作“剖”，上海楚簡本九四爻相應字作“坳”³⁾。聯繫二、三、四爻綜合來看，我們以為“蔀”當通“部”，即車蓋蓋斗。《周禮·考工記·輪人》：“信其桎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鄭玄注引鄭司

農曰：“部，蓋斗也。”賈公彥疏：“此言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于上；部，高隆穹然謂之為部。”高亨先生引《輪人》句為證，但仍以“蔀”為“院中架木”，以為“覆于蓋上者謂之部，覆于院上者謂之蔀”⁴⁾，不知“蔀”、“部”是一




2) 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聞一多全集》二《古典新義》，開明書店，1948，第13頁。

3) 帛本，指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載《文物》第3期；楚簡本，1984。指漢茅左整理注釋之《周易》，見馬承源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中華書局，1984，第322頁。

物，《周易》之“部”即《考工記》之“部”。

部，俗稱蓋斗(圖：蟠虺紋車蓋斗，1954年山西長治分水嶺出土，戰國器，通高13.3，頂徑9.6釐米⁵⁾，是車蓋頂部用以固定蓋弓從而張設車傘的重要部件。文獻記載蓋弓常用28根以象二十八宿，但長治所出這件只有長方鏤孔18個，可見並非盡然。

“日中見斗”的“斗”，歷代學者均以爲是北斗星(見圖：北斗七星)，其說本無可議，但因“部”又有“蓋斗”之名，故此處用“斗”，語涉雙關。又，《釋文》“見斗”下云：“孟作見主。”清李富孫《異文釋》：“宋均《易緯》注云：‘斗，主也。四行之主，故謂之神主。’是‘斗’音義與‘主’同，故孟作‘主’。”黃焯《經典釋文匯校》：“惠云：古讀斗如主。”聖中按，此說似是而非。“主”當是“斗”的訛字。戰國文字“斗”作，“主”作 或，容易被誤認或誤書。



下文“有孚發若，吉”，帛書本作“有復洳若”。復字借爲“孚”，洳字借爲“發”，而“發”通“廢”，“發若”指廢去其疾。“若”句末語詞，無義。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七“若”字條：“若，詞也。《易·豐》六二：‘不節若，則嗟若。’王《注》(按：指王弼注)並曰：‘若，辭也。’《書·洪範》曰：‘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禮記·禮器》曰：‘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六二爻全句：“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意爲：“增大車蓋頂篷，中午看到北斗星。外出會得疑心病。有誠信，將擺脫疾病，吉利。”其中，斗字，義取雙關，指蓋斗和北斗星。北斗星因勺頭(天璇、天樞二星的連線)指向北極星，可以在夜間幫助我們辨認方向，但如“日中見斗”即

5) <山西長治市分水嶺古墓的清理>，《考古學報》1期，1957。參看山西省考古所、山西博物院、長治市博物館、韓炳華、李勇《長治分水嶺東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

中午看到北斗星，則是天象有異，因天人感應，故外出會得疑疾。此處的雙關，聞一多先生亦有論及，他說：“見車蓋之斗于日中盛明之時，固理之當然。若夫天象之斗，則必非日中所得而見者。今接于目者車蓋之斗，而會於心者乃天象之斗，是指車爲天，視晝爲夜。度非眩惑狂易，何以至此，故下文曰‘往得疑疾’也。”即這裏的所謂雙關，正是致病之由。至於古人是否會在車蓋內壁繪畫天象，由於保存下來的車蓋不多，我們難以確認，但從曾侯乙墓漆衣箱繪有二十八宿圖像來看，古人在車蓋內繪畫天象，從情理上是完全可能的。

九四爻“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與六二爻類似，不另解。其中，“遇其夷主”與初九爻“遇其配主”正相對應，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後得主、主人有言、遇主於巷、遇其配主、遇其夷主”條：“《豐》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亦謂四爲初所主，初爲四所主。配也，夷也，匹敵之稱也。以陽適陽，故稱配主、夷主也。主之取象，專謂遠適異國所棲止之家，故《坤》與《明夷》，皆承‘有攸往’言，而其他可以類推。不然，則相識之人多矣，經何不言得友遇友，而曰得主、遇主乎？”其說是。九四爻全句意爲：增大車蓋頂篷，中午看到北斗星。遇到寓所的主人。吉利。

九三爻：“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

沛字，《釋文》：“本或作旆，謂幡幔也。又普貝反。姚云：滂沛也。王虞豐蓋反，又補賴反，徐普蓋反。子夏作芾，《傳》云：小也。鄭、干作韋，云：祭祀之蔽膝。”此字帛本作“蘋”，簡本作“芾”。與六二爻對照來看，“旆”當爲正字，指旆旗。《詩·商頌·長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毛傳：“旆，旗也。”《左傳·宣公十二年》：“令尹南轅反旆。”杜預注：“旆，軍前大旗。”

沫字，《釋文》：“徐武蓋反，又亡對反，微昧之光也。《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王肅云：音妹。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也。”集解引《九家易》：“斗杓後小星也。”沫字，帛本作“朶”，簡本作“芘”。張政烺《〈六十四卦〉校勘記》：“按沫當作沫，即水沫，以喻星之小。《廣韻·末韻》：‘昧，星也。《易》’

曰：日中見昧。’是後起之形聲字。”⁶⁾何琳儀《帛書〈周易〉校記》：“由帛書本可知今本應作‘沫’，鄭本應作昧<昧>。這是因為：‘沫’，明紐月部；‘芑’，並紐月部，二者雙聲疊韻。……如果據今本，‘沫’明紐物部，則與‘沫’、‘昧’、‘芑’僅為雙聲，韻部則尚有距離。”⁷⁾丁四新：“二說有見。‘芑’、‘芑’均當讀作‘昧’。《漢書·李廣利傳》‘名昧蔡為宛王’顏師古《注》：‘昧音本末之末。’《公羊傳》昭公十五年：‘吳子夷昧卒。’陸德明《釋文》：‘本亦作末。’‘昧’即‘昧’之借字，音近。沫沫(或昧昧)二字形音俱近，故得混用。‘沫(或沫)’有二說，一為‘微昧之光’，一為‘斗杓後星’。前一說見於王弼《注》。不過，從六二、九四爻辭‘日中見斗’來看，似以後一說為當，且漢人多作如此解，今從之。《集解》：‘虞翻曰：……沫，小星也。……《九家易》：斗杓後小星也。’李道平《纂疏》：‘子夏、馬融皆斗“星之小者”，薛氏云“昧，輔星也”，《星經》曰“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大微北，北斗第六星旁”，陸希聲云“沫者，斗槩，謂斗之輔星。斗以象大臣，槩以象家臣”，故曰“沫，小星也”。’⁸⁾

今按，丁說是。另外，沫字，聞一多讀為“彗”。他引證說：“《齊策》三又六及《史記·刺客列傳》曹沫，《左傳》莊九年及《管子·大匡》篇並作曹劌，《呂氏春秋·貴信篇》作曹劌。而《詩·雲漢》‘有彗其星’，《說文·言部》引作‘有識其聲’，是沫彗音近之證。……疑‘見沫’即見彗星。”⁹⁾

因“旃”、“彗”及後世史書所用的“孛”字音近，同時，旃旗有旃，猶彗星有尾(見下圖：旃旗式樣、彗尾式樣)，亦如上爻取音義雙關，從這個角度說，聞說也有很大的合理性。

“折其右肱”的“肱”，漢石經同，帛書本作“弓”，楚簡本作“孛”，《釋文》：“古弘反，姚作股。”

九三爻全句意為：增大車上的旃旗，中午看到彗星。折斷了右臂，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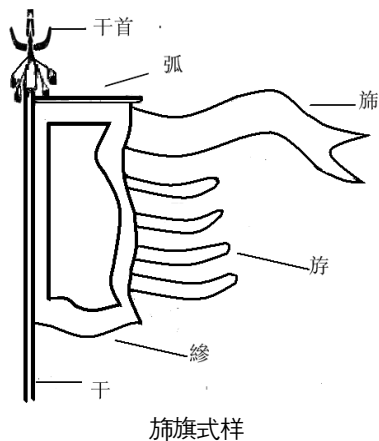
6) 張政烺，《張政烺論易叢稿》，中華書局，2011，第135頁

7) 何琳儀，《帛書〈周易〉校記》，《周易研究》，2007，第6頁。

8) 丁四新，《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45頁。

9) 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聞一多全集》二《古典新義》，開明書店，1948，第14頁。

災禍。



旂旗式樣



彗尾式樣

根據以上的考證和引述，我們將豐卦作一總括性論述。豐卦主要以增大車蓋或房屋頂篷、賞賜豐厚等論說吉凶，卦畫作離下震上。卦辭說，享祭之事，“君王親自到宗廟主祭”，因祭品豐厚，所以“不必憂心”，又說“最好在中午舉行”，是因中午日光光芒最強，即“日之豐”。初九，“遇見女主人(寓主)，一句無災禍”，女主人心地慈善，故多吉，又多賞賜。六二，“增大車蓋頂篷，中午看見北斗星”，車蓋又稱車斗，“斗”字此處雙關。是說天空幻變成了大車蓋，或大車蓋幻變成了天穹，白晝如同黑夜，正中午看見了北斗星。如此怪事連連，“外出會得疑疾”，但因為人有誠信，所以最終將擺脫疾病。此處的吉屬於化凶為吉。九三也是如此，“增大車上的旂旗，中午看見彗星”。旂旗有長尾，就像彗星之有長尾，故以二者類比。彗星出現，不吉利，所以“折斷了右臂”。因為彗星過後天空還會正常，就像折肱後可以接續，所以說“沒有災禍”。九四，與六二取象同，但命運與對策不同，見此怪像時正好遇到寓所的主人，得以逃避，所以吉利。六五，“賞賚功勳”，所賜豐厚，故“得到美好的聲譽”。上六，“擴建其房子，用草蓋房頂”，這說明家道敗落了，以至屋頂只能用草。同時，從門縫可以往房裏窺視，說明門亦簡陋。“寂靜無

人”、“三年見不到人”，說明人已死，或流落在外，所以“凶險”。

II. 釋離卦之“明兩作”

離卦《大象傳》：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正義》以上下二體為“明兩作”，疏曰：“明兩作離者，離為日，日為明。今有上下二體，故云明兩作離也。”高亨先生以為日之今朝升、明朝復升為明兩作¹⁰，雖較古人說法為優，未為確解。

今按，離卦卦畫作☲，上下皆為離，離有火、光之象，日光屬於此類，所以象傳說“明兩作”。明之象為日，自古無異辭，而此處的“作”字，依鄭玄注曰：“起也。”明兩作，指太陽兩次升起，或天空的確有兩個太陽。以我們今天的天文知識，知道後一種可能性是基本上不可能存在的。而太陽兩次升起，有沒有可能是普通的日全食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是，不應該表達為“兩作”而應該是“兩顯”或“兩見(現)”。這樣，還有一種可能，即：正好是日出時分發生了日食。這種日食，歷史上是有過的。

《古本竹書紀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¹¹劉朝陽于1944年對此提出“日食說”：“此為日食之記錄，歷來學者初不甚加以注意。蓋其所以再旦，必因先有再夜。據今所知，僅有日全食或環食之時，其中心帶所掠過之地球上某一區域，可于大光明之瞬間，驟然黑暗，如黑夜之再臨，鳥雀歸

10)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第28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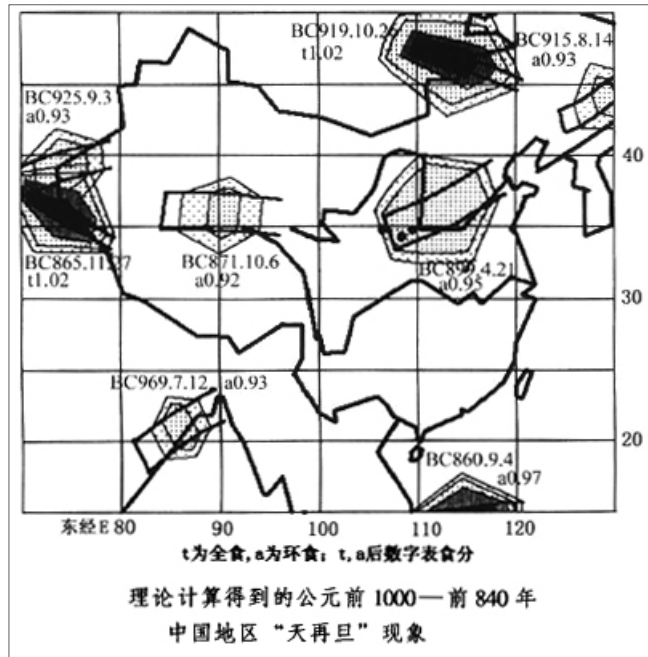
11)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開元占經》卷三《天占》引作：“汲冢紀所書曰懿王元年天再啓陽帝升平二年天一夕再啓于鄭又有天裂見其流水人馬”。《太平御覽》卷二《天部·下》記：“《汲冢紀年書》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宋吳淑《事類賦》卷一《天部·天》注亦引之：“驚鄭國之再旦(本注：《汲冢紀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悟齊公之仰視。葛弘違之而支壞，穆子夢之而壓已。至若黃帝蓋象，顛項渾儀，可以表測，誰能管窺。”今本《竹書紀年》：“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明吳弘基《史拾》所輯《竹書紀年》遺文亦記：“(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當本今本《竹書紀年》。

林，雞鳴歸樹，大星燦然出現在天上。案日全食甚時，非舉火幾不能見什物，日食完了，光明重來，悅如再旦，此為一般人所普知。環食甚時，雖不如全食之暗，然其食時食後，一暗一明，時亦可令人有再旦之感。”¹²⁾然劉所得結果為公元前926年3月21日之日環食，致誤原因是當時西周諸王年數不够精確。

此後不少學者對此作了研究，其他學者有前903、前919、前925等多種說法，方善柱得到懿王元年在公元前899年，美國彭昶鈞(Pang)等對日出時日食的情景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使用最新的天文計算方法，引入地球自轉變化對日食計算的修正，認定前899年一說。復經劉次沅等論證，確認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清晨日出時分的一次日全食，此說並已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採納¹³⁾。報告指出：“鄭’的地望在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華縣或鳳翔。通過理論研究建立了描述日出時日食所造成的天光視亮變化的數學方法，據此可以計算出每次日食所夏商周天再旦現象的地面區域。對西元前1000~前840年間的日食進行全面計算，得出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鄭地造成天再旦現象，並且是唯一的一次。”(圖)

12) 劉朝陽，〈殷末周初日月食初考〉，《中國文化匯刊》4輯之2，1944，第85頁。

13) 劉次沅、周曉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考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8卷第1期，1999，第48頁。參看方善柱《西周年代學上的幾個問題》，《大陸雜誌》，1975，第15頁；葛真《用日食月相來研究西周的年代學》，《貴州工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第81頁；張培瑜《中國早期的日食記錄和公元前十四至公元前十一世紀日食表》，《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2(2A)，第371頁；張培瑜《西周天象和年代問題》，《西周史論文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2頁；倪德衛《西周之歷年(中譯本)》、平勢隆郎《試論西周紀年(中譯本)》，北京師範大學國學所《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43頁、68頁；Pang K D, Yan KK, ChouHH, et al. Computer analysis of some ancient Chinese sunrise eclipse records to determine the earth's rotation rate. *Vistas in Astronomy*, 1988, 31: 833~847.



關於周初史官記載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劉次沅等人指出：“中國歷代有史官觀察並記錄天象的傳統。商代甲骨卜辭證實，這一傳統，當時已經形成。商代卜辭中已經確認了日月食記錄。綜合各方面的情況來看，在周初時，王者身邊有史官(巫卜)隨侍，注意觀察天象與氣象，進行卜祭與記載。自然。他們對日月食、風雲之類的現象是熟悉的(當時還不能預報日月食)。就天色突然變暗這一現象而言，食分很大的日食、沙塵暴、很濃厚的烏雲、遮天蔽日的蝗蟲等現象都可能引起。對於一個專事觀察天象的史官，甚至對於普通的人，這些現象都是不難識別的。記作“天再旦”，自然有他的困惑。因而，陰雲掩蓋或山嶺遮蔽的日食，是“天再旦”最合理的解釋。”“天再旦”的記錄，歷史上僅此一例。它發生在西周早期，有其歷史背景。當史官能夠熟練地掌握‘朔’並能初步計算日食後，他就容易想到在朔日發生的天亮了又黑的現象是由日食引起的，而不至於記作‘天再旦’。漢代以後屢有‘帶食而出’記載，而‘天再旦’

不再出現，其原因正在於此。從歷史上看，西周早期正處於這種已經開始嚴密注意天象，卻又不能掌握日食規律的時期。”¹⁴⁾

除周代的這次“天再旦”以外，史書上尚有類似的記載，《開元占經》卷三《天占》：“殤帝升平二年，天一夕再啓於鄭，又有天裂，見其流水人馬。”對此，劉次沅等認為不可信，指出：“這條記錄顯然錯亂。由於下述《太平御覽》等文獻的旁證，有理由認為這條錯亂記錄的一部分來源於‘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至於‘天再啓’，可以解釋為避諱唐睿宗李旦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這條記錄列於《天占》章的‘天開裂’類，前後文均有天開裂‘見其流水人馬’之類描述。‘天開裂’在古代文獻中屢有記載，至於是什麼現象，古人並無科學的解釋。現在看來，如伴有彩色光輝，則很可能是極光(國外早期文獻中，將極光記為天開裂也是很典型的)。由此看來，‘天再旦’是先被寫作‘天再啓’，然後被歸入天開裂，然後被傳抄為今傳本的錯亂形式。”¹⁵⁾由於原記載用的是“一夕”一詞，故這條材料的確是有問題的。

至於《竹書紀年》所記，雖僅九字，卻十分可信，因為古人自己是將它作為疑惑的事物記錄的，沒有作假的動機。正如劉次沅先生所說：“儘管‘天再旦’的記錄來源如此周折，中國古代又不乏偽造天象的例證，但當今學術界通常不懷疑它的真實性。其重要原因在於，這樣的記錄，歷史上僅此一例。古人並不知道它的真實含義，沒有偽造的動機，只是作為‘存疑’流傳下來。如果我們用現代科學對它有了合理的解釋，則正印證了它的真實性。”¹⁶⁾

“明兩作”正是取象於這類特殊的日食。因日食發生於日初升之時，因日食發生，隨即天空暗昧，日食結束後，再次見到日之升，故曰“明兩作”。全句意為：太陽在一天之中兩次升起，《離》卦之象。大人效此，當以連綿不絕的光明照臨天下四方。

14) 劉次沅、李建科、周曉陸，〈“天再旦”研究〉，《中國科學(A輯)》第29卷，第12期，1999，第1141頁。

15) 劉次沅、周曉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考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8卷第1期，1999，第48頁。

16) 同上。

<參考文獻>

-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開明書店,1948。
-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
-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中華書局,1984。
- 張培瑜,《西周史論文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黃焯,《經典釋文匯校》,中華書局,2006。
- 四新,《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張政烺,《張政烺論易叢稿》,中華書局,2011。
- 劉朝陽,〈殷末周初日月食初考〉,《中國文化匯刊》4輯之2,1944。
- 方善柱,〈西周年代學上的幾個問題〉,《大陸雜誌》,1975。
- 葛真,〈用日食月相來研究西周的年代學〉,《貴州工學院學報》,1980。
- 張培瑜,〈中國早期的日食記錄和公元前十四至公元前十一世紀日食表〉,《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2。
- 劉次沅、李建科、周曉陸,〈“天再旦”研究〉,《中國科學(A輯)》,第29卷第12期,1999。
- 劉次沅、周曉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考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8卷第1期,1999。
- 何琳儀,〈帛書《周易》校記〉,《周易研究》,2007。

<Abstract>

A glossing on two troubleshooting words of 《*Zhou Yi*》 Classic and Notes which touch upon the astronomy.

There are some troubleshooting words such as “部(fu)”, “沛(pei)”, “洙(hui)”, “明两作(the Ming rise twice)” in 《*Zhou Yi*》 Feng Gua and Li Gua. I try to comprehend and consider them to be “部(fu)”, “旆(pei)”, “彗(hui)” and “the sun rise twice”.

Key Words : 《周易(*Zhou Yi*)》, 天文(astronomy), 蝕(eclipse), 北斗
(beidou)